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 
第二十二回 平等平權講正經理路 五千五萬打如意算盤

話說黃繡球開口言道：「自古說天尊地卑，把男女分配了天地，近來講天文的，都曉得天是個雞蛋式，不是什麼圓的；地就包在天當中，算是蛋黃，不是另外一塊方的。這就天地一氣，沒有個高卑分得出來。但蛋必先有了黃，然後有白，有衣，才又有殼。那小雞都從蛋黃裡嘍出，若是蛋黃壞了，嘍不成功。照這樣說，要把男女分配天地，女人就好比蛋黃，雖是在裡面，被蛋白蛋殼包住，卻沒有黃，就不會有白有殼。那白呀殼呀，都靠著黃，才相生而至，猶如天沒有了，地那五星日月、江海山川、上下縱橫，都形形色色沒有了依傍。大約天是空氣鼓鑄，全靠是地來載著。地上的山，是氣化蘊積，地上的水，也是氣化灌輸。可見天雖比地來得高，地是比天還容得大。女人既比了地，就是一樣的。俗語所說：『沒有女人，怎麼生出男人？』男人當中的英雄豪傑，任他是做皇帝，也是女人生下來的。所以女人應該比男人格外看重，怎反受男人的壓制？如今講男女平權平等的話，其中雖也要有些斟酌，不能偏信，卻古來已說二氣氤氳，那氤氳是個團結的意思。既然團結在一起，就沒有什麼輕重厚薄、高低大小、貴賤好壞的話，其中就有個平權平等的道理。不過要盡其道，合著理，才算是平。譬如男人可讀書，女人也可讀書，男人讀了書，可以有用處，女人讀了書，也可以想出用處來。只就算同男人有一樣的權，為之平權，既然平權，自然就同他平等。若是自己不曾立了這個權，就女人還不能同男人平等，何況男人？男人若不立他的權，也就比不上女人，女人還不屑同他平等呢。」自從世界上認定了女不如男，凡做女人的，也自己甘心情願，事事退讓了男人。講到中饋，覺得女人應該煮飯給男人吃；講到操作，覺得女人應該做男人的奴僕，一言一動都覺得女人應該受男人的拘束。最可笑的，說兒子要歸老子管教，女兒才歸娘的事呢。無非看得男人個個貴重，女人只要學習梳頭裹腳、拈針動線，預備著給男人開心，充男人使役。大大小小的家，都只說要個女人照管家事。有幾個或是獨當一面的，執管家政，或是店家做個女老闆，說起來就以為希罕，不是誇贊能幹，便是稱說利害，總覺得女人能夠做點事的，是出乎意外。這種意外，也不知從幾千幾百年前頭，傳了下來，弄成了一個天生成的光景。一個人家，男人強的，甚而至於打女人、罵女人，無所不有；男人和平的，也像似他吃得的，我吃得不得，他用的不得，我用的不得，這就瞞著做事，錢要私底下藏幾個起來，衣裳要私底下做幾件起來。男人馬馬虎虎的還好，若是頂真的，耳目來得緊，淘氣淘得多，這就又要聯群結黨，彼此勾串，大人家或是在娘家姊妹裡，丫頭、老媽子裡尋個腹心，或是借三姑六婆做個名目；小人家更是張家婆婆、李家嫂嫂終日鬼混，什麼事情都從這上面起頭。再講那有妯娌姑嫂的，各人瞞各人的丈夫，各人爭各人的手勢，說得來就大家代瞞，說不來又大家作弄，稀奇古怪，真可也一言難盡。

「追考原由，只因為明明暗暗，多有個男人壓制女人的勢子。女人死不要好，不會爭出個做女人的權來，只會低首服從，甘心做那私底下的事。倘然肯大家爭立一個權，也是成群結黨的做去，豈不好呢？如今那陳膏芝的太太，似乎是陳膏芝倒反怕他讓，沒有壓制他了，何以到首飾鋪、裁縫鋪也要私底下叫丫頭出去？無非存著一條私心，這私心，總見得是女人不能同男人一樣用上來的。男人雖沒有壓制，就隱隱有怕是壓制的神情。殊不曉得，只要看使用的應當不應當，不應當使用，便多買一根針，也是糜費；應當使用，那怕他壓制在前頭，他也抬不過一個理字去。像那陳太太，在我們女人堆裡本不算個人，跟著那沒志氣的男人，吃鴉片煙，成句什麼話說呢？」

黃繡球滔滔汨汨，話頭不斷。黃通理歪著脖子點頭，接上說道：「所以講女人是國民之母，要培養國民，先從女學為始。古人說『三從四德』，那『從』字，我又同講率由舊章的書理，要來翻案了。這不是光叫女人服從的意思，是那為父為夫子的，本是個有德育、有才識的國民，故而為女為妻為母的，也要信從了。大家講些德育才識，這原是就上等男女而言，又凡事都有一個對面，既然為父為夫為子的有可從之處，就也有不可從之處。說到可從的從，自然不可從的就不能從了。這其中本是一麵包得兩面的話，從其可從，就是我的權，也就是與他平權了。若照後人解說，只當事事跟隨，難道殺人也跟去殺；做盜賊也跟去做，發了瘋吃屎，也跟去吃屎？古人那利用這樣的謬談！所以三從的『從』字，只好講作信從，不是什麼服從。有個信字，從不從還在自己的主意，便是有自己的權；若是服從、依從，雖然服不服、依不依，道理也是一樣，覺得詞氣總差了些。」

畢太太笑道：「兩位的話，各有至理。」回頭又對王老娘道：「你老長到這大年紀，這些話，可聽見誰講得出來？」王老娘道：「罷！罷！這些話，就恐怕孔聖人都沒有說過呢。黃奶奶講女人瞞男人的話，真更有趣。世上多少大戶人家，碰著幹些不端的事，都不是那樣遮遮瞞瞞弄出來的？我也不知道見過幾回，聽過幾回了。」說著打了一個呵欠。畢太太道：「你好先請安置罷，我們也該散了，明日再談。」當下復華點起燈籠，黃鐘、黃權兩個小孩子，跟著送畢太太出去，一宿無話。

且說陳膏芝家，開過了弔，竊案報過官，天天催問，又稱送了一筆賞格到官衙裡去，陳太太日的求籤問卦，哭了鬧，鬧了哭，總不見個消息，夫妻兩口，咳聲歎氣，陳膏芝是連靈都沒有守了。

一日對著他太太言講：「這樣大竊案，官府也擔著處分，遲早不怕他不替我們破案。不破案，就吃住他賠，也得賠個五千八千，不過總吃虧些，難不成我一個道台鄉紳肯放鬆他？現在在百日之內，不便同他面逼。一過百日，若仍不破案，我即上省去稟見督撫，寫京信去叫人參他。我已放過信息到他耳朵裡，太太只管寬心，這點東西，我再出去爬一回，就又弄得一分，連將來失而復得的，可有兩分，也是不難。倒是我急於要出去，丁憂是不能到省的，想起一個機會，大可去得。新近上海到的一位欽差，那欽差手下一個得意隨員是我從前在京的至好，很應酬過他，此番卻忘記了寄一份訃去。我就去找他，把丁憂的日子提前個把月，就算已滿百日。滿了百日，只要有路有照應，就可當差。人家都曉得我丁憂罷了，那個去查考日期推班個把個月？找上了他，巴結上了欽差，馬上拿丁憂候補道，謀個上海最好的差使。上海差使，不論什麼人，都可弄得，但人情是一時一時，從前同這隨員，雖很應酬過，如今要拉攏他，總得再從新應酬出來。那欽差面前，要托他孝敬上去，也未必能空手效勞的。此番不去則已，去就要破釜沉舟，幹一下子。我想在益大莊先提五千款子匯到上海，這五千譬如在老太太喪事裡用掉的，說不得等我拿五千換了五萬回來，再補報老太太。況且不到手罷罷，到手斷不止五萬，太太有得享用著呢。記得我們同益大往來的折子，放在小書箱抽屜裡鎖著，那天我想拿過一拿，後來也沒有動。太太，請你拿出來看看，我們今年益大支過多少？」陳太太道：「我倒忘記這折子了，不是一向放在官箱裡，你幾時挪到小書箱裡去的？」便去取出，遞在陳膏芝手中。

陳膏芝又道：「險些這折子沒有失掉，不然，你看這上頭才支過六千多，還有一萬三千多存在莊上，提出五千，整整再湊個八千存著，太太按月去支些，做個家用，讓我到上海，包管一兩月功夫，謀個好差使到手。帶去的不夠，就再匯兩三千，也還有餘。不過莊上一時提不出許多，要預先給個信他，叫他預備著，划出這一筆來。至多十天，我也要動身，再遲就不妙了。」陳太太道：「說是說得容易，折子現成，你今日就去請了莊上管帳的來，同他講一聲不好嗎？」陳膏芝道：「就請本家老爺走一趟罷。」當時尋了本家老爺去。

那本家老爺不曉得陳膏芝的用意，疑心趙喜的那事發作，一定牽連自己，卻實實在在趙喜先同錢莊申謀的事，是他插進去有分，原想三面合成一氣，後來趙喜怎樣變卦，忽然丟了這樁，又同菱子跑走，他也莫名其妙，只因嘴裡說不出不敢聲張。今見陳膏芝打發他去，請莊上管帳的，既不好推托不去，怕又去的不妙，心上正在躊躇，只聽陳太太催他快去，說：「你本家大人，官興發作，要拿錢到上海謀差使去了，家裡丟掉了萬把，他才想去弄錢，真真可恨又可惱的！」陳膏芝便道：「你去，切不可說起這事，外面先可不敢張揚。」那本家老爺才放了心，曉得那事並沒有穿，一納頭答應著去了。

再講那益大莊的掌櫃，其初不過想要在帳上圈上幾筆，後來倒被趙喜真騙了二百塊去，他原說不怕二百塊不能出槓的，其間本家老爺，也向他商量分吃了好些，只是身本有關，陳家的折子也沒有到手，不能如他的願，然他聞趙喜所說的那層。此時本家老爺

見了那莊上，暗暗告知陳膏芝的意思。那管帳先生約莫一算，陳家是還有一萬二千多存在帳上，憑發票支取的棺材錢，也除清在內，便對本家老爺道：「論他的實數是多少多少，你我所說，同那趙二爺拿去的卻不曾算。」於是同到一間房裡去，打著算盤，說：「這麼一來，只有一萬零點了。如今不曉得他要提若干，橫豎我自有話說。」本家老爺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就同去罷。」

來到陳膏芝處，引進上房旁邊的內書房，等了兩三個鐘頭，才見陳膏芝叫人捧著煙盤跟了出來。坐下先說些閒話，然後歪到煙盤上去，叫人打上幾口煙，一遞一筒的吃了五六口。又讓了錢莊上來的人一口。那來人看見三四支煙槍，贊說是好。陳膏芝道：「頂好的一支，新近一同丟了。那支槍，說還是林文忠公在廣東禁煙的時候，一個廣東大老家的呢。在我手上，也藏了二三十年，可惜之至。」來人就說：「這回府上失的東西，真是可惜。查的怎麼樣了？」陳膏芝道：「原是呀，如今我老太太去世，一時既不能到省，日後的日子長著呢。小孩子定的親，還沒過門，老太太的墳地還沒看，家用應酬一切都要節省些下來。我同你寶莊上往來的那筆存款，我想提出五千來，贖回幾畝田，幾所房子，交給賤內收些利錢，讓他當家。其餘的仍存在寶莊上，等將來做個起服到省的用場。經折子在這裡，你看看，除掉了支過的，應該還有一萬三千多。」來人說：「老太太的壽器錢，經折上沒有寫，是憑本家老爺送來的發票，這筆又是七百塊，也要在折子上添一筆除掉了。實在還存一萬二千多，是不錯的，沒有一萬三千多了。但是敝莊上的帳，出進得大，一時可歸不起數天，你老既要提出五千，待我在別家劃一划，或者便得。目今家家的銀根吃緊，不是你老，敝莊上是不肯提的。」陳膏芝道：「我並不要現錢，這個主兒在上海，你莊上只要打個匯到上海的匯票，約個期頭，妥妥噹噹的交給我，這是比提現錢容易了。今日我就先在折子上添注了那七百塊，打個圖章，回去再請你除開了五千，連少的利錢，結一結數目，還存七千幾。零頭也找了過來，整整再存七千在寶莊上，另立個折子，把這個折子塗銷了他。」錢莊上來人便含糊答應。臨走時，陳膏芝又叮囑道：「這五千匯票，在兩三天內要送來的，我就拿七千多的零頭，貼還你莊上利息，不用找罷，五千萬莫誤我的事。」

本家老爺陪出去之後，錢莊上的人便道：「這還好，那七千雖已差上一小半，我莊上這是要替他彌縫，不能再吃他的了。你本家老爺穩賺了錢，我倒要貼下利去。方才他說貼我的那零頭，可不能由你再蘸個指頭兒了。」本家老爺笑著不語，各自走散。看官，你想天下吃錢店飯的人，著名的都叫做錢鬼，蘇州人還起他一個渾號，叫做「錢獼猴」，專門在錢眼裡翻筋斗。這益大存得到幾萬的錢莊，何至於串通了人，只吃沒千把塊錢？要曉得他早已存著個倒帳的心思，將來陳膏芝這七千，怕不是一古腦兒倒下去。還算陳膏芝的財運好，此時先要提出五千，不然，連這五千也倒了，他莊上抵椿吃一場官司，你又奈何到他？

閒話少敘，過了五六天，果然陳膏芝把那匯票催了送來，下存七千，另立了一個經折。零頭只有一百多，也憑著莊上算結了，塗銷了前頭的折子。趕在九月二十幾，陳膏芝料理動身，也摸索摸索的料理了三四日。動身的隔夜，還到官衙裡催問竊案，只是悄悄的瞞著人，不說出門。惟有本家老爺曉得情由，以為陳膏芝此去得了法，他也無不得法，怕的本家人多，曉得了，也來鑽謀進身，所以他在外面倒也不露個風兒。陳膏芝便帶著兩三名貼身家丁，望上海進發。後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